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

第八回 借火遁孫臍歸山 鬧朝門袁達反國

詩曰：久辭榮祿遂初衷，曾向長生說息機。
真訣自從茅氏得，恩波應許洞庭歸。
瑤台含霧星神蒲，仙嶠浮空島嶼微。
借問欲棲珠樹鶴，何年卻向帝城飛。

卻說齊東率領御林軍，將南郡王府圍住，準備乾柴火燄等物，專等信火升空，即便行事，這話不講。且說閔王商議放火焚燒南郡王府，暗害孫臍。只見宮人來報：「宴已齊備，在五鳳樓伺候，請旨定奪。」鄒妃道：「天有幾鼓了？」宮人道三更初點。閔王道：「是時候了，事不宜遲。傳旨擺駕，孤與娘娘上五鳳樓觀火飲宴取樂。」閔王到了五鳳樓，下了逍遙輦，娘娘下了鑾輿，君妃攜手，宮人簇擁，上至五鳳樓，憑欄觀望。只見滿天星斗，萬籟無聲。忽聽得宮漏連敲，細記三更三點。鄒妃道：「時候到了，正好行事。」閔王傳旨，把信火點上。宮官不敢怠慢，忙把火繩對準藥線，哧的一聲，信火飛空。那三千御林軍見信火起了，一個個手忙腳亂，把油鬆點得旺旺的，往乾柴上亂擦。這乾柴上又有硫磺燄硝，見火就著。真是火上添油，登時間王府前後左右，呼呼的連聽響亮，頃刻間烈火騰空。火神忙把避火罩罩住了黎民房舍，風婆婆忙抖開風口袋，先刮了一陣大風，刮得十分利害。那閔王在五鳳樓，吹得發毛悚然。閔王道：「為何忽然有此大風？」娘娘道：「此乃吾主的洪福，天從人願。有此大風，才燒得快。」

說時遲來時快，頃刻間火逞風威，風趁火勢，好利害的火。鄒妃道：「料孫臍插翅難逃了，臣妾奉陪吾主，慢飲三杯，觀火消息。」君妃坐下飲酒，才舉起杯來，抬頭遠望，越見那火燒得更加猛烈。正是：
離位星君施號令，火鴉飛舞在空中。

卻說孫臍，獨坐銀安殿，看見府中火起，上下通紅，眼中含淚，連忙板鞍上騎，口中念動避火訣，一道金光，起在空中，回歸天台古洞。不言火遁走了孫臍，且說值日揭諦，見南郡王府火起，第一位入火中裝做孫臍，第二位裝作青牛，第三位裝作府中人等，第四位裝作十五家門徒。那四位神祇裝作各項人等，在萬火之中大聲喊叫，哭聲振天，牛鳴犬吠，亂作一片。就有報事的宮官，將人喊牛鳴合府人等俱被火燒的光景，忙到五鳳樓上奏聞。閔王大喜道：「燒得好，果是梓童的妙計，斬草除根，把他十五個門徒都燒死在裡頭了。」鄒妃笑道：「燒死了別夫，永無後患。斟酒過來，臣妾與吾主賀喜。」宮人把酒斟上，鄒妃接轉，雙手高舉，送與閔王一飲而盡。閔王也斟上一杯，回敬鄒妃。彼此應酬，一面觀火，一面樂飲不提。

且說火神站在空中，施放火龍火鴉，火燒南郡王府。閔王舉目遙觀，見四面火勢通紅，歡喜無盡。那火神閃聖目觀看，見閔王君妃飲酒取樂，心中大怒，發乍衝冠，大罵無道昏君，聽信奸妃之言，火燒王府，毒害真人，還在那樓中赤身飲酒取樂，情理難容，若不與他報應，只道聖神無知。隨即拘動火鴉，用劈火劍向西北上一指，那火鴉展翅騰空，竟撲五鳳樓而來。閔王與鄒妃正飲酒取樂時，忽見有十多個火球，風滾滾滾騰騰，竟撲五鳳樓而來，嚇得魂驚千里，說聲「不好，火到了。」丟下酒杯，取衣穿好，宮官忙保著下樓，連忙板鞍上馬，鄒妃不及上輿，宮人扶著，步行回昭陽殿避火。此言不講，且說火神驚退了閔王，神祇好善，無故不敢毀物，頃刻煙消火滅。五鳳樓未有燒損。

卻說元帥蘇代，正觀看兵書，深夜尚未歸寢。忽見巡軍飛報：「南郡王府失火。」嚇得面目更色，出離帥府，望見滿天火燄通紅，傳令軍兵，快快前去救火。那齊東正在那裡監督巡察，只聽見西南上人喊馬嘶，就知道救火的人來了。忙傳令大小二軍，準備繩索，但有救火的人到來，來一個綁一個，來兩個綁一雙，不論皇親國戚，奉旨拿人，誰敢抗違。眾三軍遵令，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拿人。那蘇元帥望見王府火勢兇猛，率領軍兵，蜂擁而來。相離王府不遠，家將稟道：「南郡王府前後左右，明盔亮甲，俱有軍兵把守，攔住去路，不敢不報，乞令定奪。」蘇代聞言，心中疑惑問道：「莫非是救火的官兵？」家將道：「不似救火的官兵。若是救火的該有火鉤水桶之物，這些人都是弓上弦，刀上鞘，手拿繩索，到象上陣拿人的一般，那裡是救火。」蘇代道：「有多少人馬？」家將道：「挨挨擠擠，吵吵鬧鬧，五個一排，十個一隊，火光之下看來有四五千之多。」蘇代道：「這又奇了，若論五營四哨，六門三關，都城內外大小禁軍俱服我管轄，我又無傳令救火，這些人是那裡而來的？」蘇代躊躇一會，吩咐眾家將：「都跟我來。」齊東看見一班救火的人到來，他也不知是元帥蘇代，率領御林軍擋住去路，大喝道：「甚麼人膽大包大，擅敢前來救火。王法無情，快與我拿下。」蘇代聞言大驚：「怎麼王法禁人救火的。」催馬上前，大怒道：「那一個奸黨擅發胡言，不准人救火，攔住去路？」齊東催馬向前，看了一看，歎氣道：「罷了，若是別人我也不怕，他乃是京城內外總督兵馬的大元帥，執掌兵權，怎敢拿他。」只得滿臉陪笑道：「蘇元帥為何到此？」蘇代道：「特來救火。」齊東笑道：「元帥此來差矣，這火是救不得的。」蘇代道：「怎麼救不得？」齊東道：「蘇元帥知道這火從那裡來的？」蘇代道：「一定是王府內火燭不謹慎。」齊東道：「不乾王府之事，也不是天火降災，乃是當今惱恨，欽令特差老夫前來放火燒這南郡王府，要害南郡王。但有救火的到來，即便拿送御前問罪。元帥你想想，當今聖旨，誰敢不遵，我勸你各自回去，勿在此惹禍傷身。」蘇代聞言大怒道：「都是你這班奸佞之徒，從中慫恿。我且問你，放火殺人，當得何罪？」齊東怒氣沖沖道：「啊喲，好蘇代，我到好意勸你，你卻違背聖旨，毀罵大臣。我同你到殿上去講。」

蘇代道：「好奸黨，滿口都是胡言，幾時見救火的人犯罪，那有欽差放火之理。且來我與你面君去，誰是誰非自然明白。」二人爭論未完，忽巡軍來報：「五鳳樓失火，快去救護。」蘇代聞言，嚇得面目更色，手指齊東道：「我且與你理論，我們救火要緊。」說罷，帶領軍兵，勒馬如飛而去。那齊東聞聽五鳳樓失火，蘇代去救，心中懊惱：「可恨這匹夫，當眾辱罵於我，定要與他計較一場。」傳令御林軍，南郡王府已經燒燬，就此回朝。走至五鳳樓，全然如故，並無傷損。暗想道：「這又是蘇代的詭計，謊報天災。一不做二不休，定要和他見一個高下。」隨即進了朝堂，至寢宮見駕。閔王與鄒妃正在昭陽宮飲酒，宮官來報：「學士齊東候旨。」閔王傳旨：「宣來。」宮官領旨，引齊東入宮，俯伏見駕。閔王開言道：「先生行事如何？」齊東奏道：「微臣奉旨，將南郡府燒得片紙無存，俱成灰燼，特來繳旨。」閔王道：「難為先生效力實心，自有重賞。只是孤與娘娘在五鳳樓觀火，有探聽的宮人來報，稱說南郡府中，聽聞孫臍與十五個門徒合府人等一個個叫苦連天，哀叫不絕，連他的盤角青牛亦燒得連聲大叫，孤聽得歡喜之極。正同御妻飲酒取樂，忽然間有一個火球，竟撲五鳳樓而來。只道是天火，惟恐閃躲不及，連忙下樓，把娘娘的腿也燒著了，正在喘息未定。如今先生進宮，未知五鳳樓燒得如何？」

齊東道：「托吾主的洪福，五鳳樓並無燒燬。」閔王道：「雖未曾燒燬，被他驚恐，足以夠了。」齊東道：「這火是那裡的？」閔王道：「孤也不明，先生你知道此火那裡來的？」齊東道：「若論此火，也不是天火，也不是南郡府飛來的火，乃是蘇代放的火。」閔王道：「先生怎麼說是蘇代放的火。」齊東奏道：「吾主在上，這蘇代恃的兵權在手，向有此歹心，今日因微臣放火燒了南郡王府，將孫臍燒死，他與孫臍是郎舅之親，至親關切，領兵前來，口稱救火。豈知他反往五鳳樓放火。此事眾兵可證，人所共知，乞吾主參詳。」閔王道：「原來是蘇代放的火，這麼膽大欺心，明日早朝，定當正法，以儆不臣。」說話之間，天交五鼓，景陽鐘響，閔王駕設早朝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袁達、李牧等，共一十五個門徒，天明早起，齊到南郡王府門，只見王府變做了頽垣殘壁，五間大殿改為瓦礫場，俱各大驚失色，不知是何原故。李牧道：「王府失火，片瓦無存，不知師父何處去了？」獨孤陳道：「昨日將府中大小男女趕出府門，物件盡行星散，大約師父知有火災，故此預先做安排了。」袁達道：「眾位不必亂猜，昨日師傅連我亦趕出府門，不准在他跟前伺候，付交東貼一聯，若我等今辰齊集府門，方准開看。我何不取出來一見，就知明白了。」李牧道：「說得有理，快些取了出來。」

」袁達隨在懷中取出東帖，展開眾人齊觀。只見上寫著：「當今欲害貧道，放火燒燬王府，你等速往截龍山，屯兵待用，守候太子中興，不得妄動，有違天意，切囑切囑。」袁達看罷，怒氣衝冠，火叫道：「我師父忠心為國，功蓋天下。昏君無義，放火謀害大臣，心實不服。」

言罷提鞭上馬，李牧忙攔住道：「大哥哪裡去？」袁達道：「我去與那昏君算帳。」李牧道：「使不得，你沒見師父的東帖麼，他教我們速往截龍山，候太子中興，不許妄動。你若是這般粗魯，不但違背師言，反落個臭名於後世。」李牧正然苦苦相勸，忽聽得鑾鈴響亮，回頭一看，見是三位王爺，飛馬而來。李牧道：「大哥莫要性急，這不是三家王子來了麼。」袁達道：「來得正好。」說話之間，田文、田忌、田單已到跟前，袁達怪嚷，忙叫：「眾位王爺往那裡去？」三家王子勒馬看見了一十五家門徒，孟嘗君當先說道：「好，眾位將軍在此，可知到這火是怎麼起的？」袁達道：「這問他怎的。這火是昏君放的。」田忌道：「開國侯又來胡說了，怎見得是昏君放的？」袁達遂將師父的東帖取了出來道：「這不是我師父臨行留下的東帖麼。」三位王爺接來一看，只嚇得魂驚千里，低頭納悶。袁達道：「賢王不必沉吟，我們要反了。」三家王爺著了急道：「開國侯不必性急，南郡王可有甚麼遺物與我們否？」袁達道：「有一東帖。」田單道：「在那裡，快快取來。」袁達忙在懷中取出，遞與孟嘗君：「這不是我師父的東帖麼。」

三位王爺接在手中，共同觀看。未曾拆開封皮，上有幾個大字寫得明白：「此帖進朝遇急方可開看。」田忌道：「且未可拆看，我們一齊進期見駕。」眾好漢道：「末將等陪王爺進朝。」田文道：「雖則昏君無道，當遵師命。南郡王遺言，不可粗魯。」袁達道：「也看這昏君怎樣行事。」說畢，三位王爺勒馬前行，十五位門徒隨後，齊進午門。正遇閔王早朝，文武百官分班左右，傳旨宣蘇元帥見駕，蘇代望上朝參。閔王一見，龍心大怒，一聲大喝：「好奸黨，孤家待你自不薄，怎敢膽大欺心，火燒五鳳樓，暗害孤家，有反叛之心。駕上官，把奸賊綁出午門，梟首示眾。」旨意一下，駕上官一擁齊來。嚇得蘇代魂不附體，往前膝行兩步，口尊聖主：「鋼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。微臣並無過惡，吾主為何震怒處斬，微臣雖死，也不瞑目。」閔王道：「好奸賊，你放火燒五鳳樓，怎麼還說無罪。」蘇代叩頭道：「容臣分割一言，死而無怨。只因昨晚三更，南郡王府火起，臣率家丁往救，正遇齊東在此放火，稱說是奉旨欽差，臣心不甘，與他爭論一番，這是有的。不想聞報五鳳樓起火，臣急急趕到救火，何曾有甚麼歹心，懇乞吾主細細參詳。」閔王怒氣稍平，手指蘇代道：「你說五鳳樓之火不是你放的，為甚麼半夜三更到南郡王府呢？這是你多事了。死罪饒了，活罪難饒！駕上官，將這奸臣扯去衣冠，趕出午門，永不敘用。」蘇代出了朝門，怒氣沖沖，回到本府，收拾行李家眷，上河南洛陽太平莊，隱姓埋名。這話不表。

單講三位王爺，來到朝門，聽見將蘇代貶了，由不得怒氣沖沖，七竅生煙，暗罵昏君無道，無辜貶了有功之臣，如此昏庸，諒來江山難保。那全山眾好漢，看見蘇元帥削職出朝，一個個無名火起，大罵昏君昨晚放火暗害南郡王，今日又貶蘇元帥，待我們入朝與昏君講個明白，言罷一擁齊來，同入朝門。一聲大喝，不亞半空中打個焦雷。袁達當先往內就止，眾豪傑緊緊跟隨，三位王子著忙道：「開國侯使不得。」袁達道：「有甚麼使不得呢，到如今有甚麼王法，我上殿去與昏君講一講。」三位王子那裡攔擋得住，已經將到階前，閔王道：「甚麼人在朝門喧嘩？」黃門官奏道：「是開國侯、護國侯、定國侯並十二指揮。」閔王聞言，吃一大驚道：「昨晚火燒南郡王府，把十五家門徒燒死了，怎麼還有這班人，他來者不善，定為孫臏報仇來了。待我看是那個為首？」只見袁達，虎步在先，勢甚兇惡，心下暗道：「不好了，頭一個就是最難纏的，孤且避避他。」想罷，連忙離座，也不顧文武百官，袍袖一展，退回後宮。這袁達來至白玉階前，丹墀之上，雄糾糾氣昂昂，看見珠簾高卷，駕轉昭陽去了。袁達同眾門徒聲如巨雷，大叫道：「好昏君，怎麼就避進去了。」三位王子同兩班文武齊擁上來道：「眾位將軍，這是國法所在，為何這等粗魯，有失朝儀。」袁達道：「甚麼朝儀，誰是他的臣子，君不正臣逃外國，父不正子往他鄉，這昏君作事不正，殺妻逐子，寵佞害忠，貪戀酒色，那管百姓倒懸，難為一國之主，有甚王法，雞巴朝儀。你既然躲了進去，我們大家散了罷，保甚麼駕，盡甚麼忠。」說罷，招呼李牧、獨孤陳並十二指揮，反出朝門，跨上雕鞍，出離臨淄，往截龍山屯兵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三位王爺，看見全山眾將反出朝門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心中惱極，田文道：「主上昏庸，朝綱大亂，成何體統。我與二位王兄，盡忠苦諫，方是親親之道。」田忌、田單齊聲答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說畢，三位王子忙忙同奔寢宮而來，這且按下。